



“你，你，你不知羞耻！”
“你又是在说什么？”
“哎呀，你是在说什么？”
“你是在说什么？”
“羞耻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会者定离 仙风稻妻

师父有三好，高帅俊美易拐跑！
听说我的前世是被妖魔吃掉的，师父说今生就给他一个人吃就行了，不过……为啥这个吃跟那个吃不一样呢？

一根稻谷出海来，
千树万树桃花开……

花火工作室倾力打造，最搞笑的仙侠言情，

看一颗小稻穗，
如何撞落一树桃花。



仙风稻妻

会者定离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风稻妻/会者定离 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

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5112-2664-8

I. ①仙… II. ①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5224号

仙风稻妻

著 者: 会者定离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特约编辑: 孔新婵

封面设计: 黄 梅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插图: 朱 武 新 野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945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c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责任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责任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17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664-8

定 价: 20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

三百年前那一场大旱，我侥幸未死，被东海龙太子带去了海底，虽心头悲怆却也心存感激，在阴冷的深海里没有任何抱怨。

第二章

神君送我去的是天界的学堂。我初时兴奋，后来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。

第三章

“炎凰神君，你身后那个就是你要收的小徒弟？”问话的是天妃。她神情温婉，望着我的眼睛里也是带着笑。我连忙咧嘴回了个笑脸。

第四章

我颇有些担心。然而土地神给我保证，说是会向我师傅说清楚，再说师傅他们进山时间不定，这次没准得个七八天，让我放心去玩。

第五章

我颇有些担心，然则土地神给我保证，说是会向我师傅说清楚，再说师傅他们进山时间不定，这次没准得个七八天，让我放心去玩。

第六章

此后数月，我都起早贪黑地读书写字，修习法术，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。不过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我整个人都仿佛开了窍，便是师傅都夸赞我学得快，让我委实高兴得很。

第七章

我豁然醒悟。上次烧掉那根羽毛之时，依稀听得师傅呼唤，莫非真是这个原因，导致师傅分神，所以被妖兽所伤？

第八章

我渡劫成功成为上仙一事，在整个天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元凰宫每天都有诸多仙人前来拜访，怕是那门槛，都生生地被踩塌了一截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九章

第二天醒来，紫苏抱了铺盖卷过来说是投奔我水泮居，我让青衣给她安排了房间，等她收拾好东西，我与她一起躺在桃花树底下枕着手臂聊天，时不时发出一两声惊叹。

第十章

因为株连上神嫁孙女排场甚大，本来定于初三的仙法比试延后了。

第十一章

我要去一趟冰雪之地。那里有一件神物，具有通天彻地的本领，若是能寻到，一定能找到锦纹的孩子。

第十二章

现在我顶着上神的身份，一直走到天门也无人敢盘问。顺利离开之后，我还有些伤神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去上次去的那镇上吃一口包子。

第十三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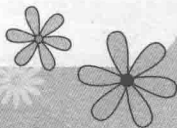
随后我起身目不斜视地走到妖魔的身前：“请给我三天时间，我要向故人告别，若怕我逃走，亦可在我身上下咒。”

第十四章

她每天都要挤出空隙去元凰宫一趟，一来帮炎凤神君打扫一下，二来是去看下苗苗，跟她说几句话。

第十五章

紫苏说我睡了百年，不知这百年光景，天宫有什么变化，还有那人间，是否还有那家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肉包子，不晓得招牌上会不会加上“祖传”二字。





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东海龙太子墨镶了。

殊不知这美好的愿望仅仅半月，便化作了泡沫。

老远看到那个踏云而来的家伙，我就很是失落地叹了口气。

“苗苗，你还好吧！”

我垂头不理，旁边的鲤鱼精锦纹咯咯笑了两声之后在我旁边小声道：“我说谷苗苗，这东海龙太子瞅着蛮紧张你的呢！”

是吗？我抬头，便看到墨镶凑到跟前那张似笑非笑的脸，顿时心生警惕，只是瞅到身畔那些缓缓流动的浮云，又松了口气。这里早已不是那深海龙宫，我还紧张干什么？想通这茬，我很惬意地扭了扭身子，仍旧闭目养神。

“谷苗苗，枉我担心你到这里吃苦，马不停蹄地赶来接你回去，你就是这个态度？”墨镶大约很生气，声音落到耳朵里，都是轰隆隆的。可是我没觉得我态度有什么不对啊，以前在海底，他要是单独去寻我晦气，我也一般都是装死不理的呀。

“哎，龙太子，这可使得不得！”忽然听到锦纹惊呼。我猛地抬

头一看，只见那墨钹五指成爪，目标，竟似直指我的小蛮腰！

他莫非是想将我连根拔起？天啦！

“你个小小鲤鱼精，竟敢拦我？”

锦纹你真好，我以后都不嫌弃你了……

“锦纹不敢，只是苗苗乃太子妃送上来的贺礼，太子殿下这么随意带走元凰宫的东西，奴婢实在难以跟神君交代！”

对啊对啊，是你家夫人送我上来的，你现在又把我带回去，夫人会不高兴的，会吧，会吧！我心头狂呼，奈何不能言，只得暗自飘泪。

“与我何干？”墨钹向来倨傲，此刻锦纹敢拦他，俨然触了龙鳞。而偏偏锦纹今儿又有些莫名其妙，大义凛然地挡在我身前道：

“龙太子执意如此，就先取了奴婢性命吧！”

哎，哎！平日里这鲤鱼精没少挖苦我，怎么今日如此护我？我想不明白，却也怕墨钹伤了她，只得奋力扭动，将叶子抖得簌簌作响，可我也只是干着急。岂料那墨钹回头看我一眼，嘴角一钩，声音也温和了些：“现在知道讨好我了？”

讨好个屁！我这是着急，是着急！

偏偏锦纹斜睨我一眼，大有几分鄙夷的味道，真是恼杀了人。

“以前我就最喜欢你这种努力讨好的姿势了，开始的时候觉得可笑，日子久了，倒也可爱！”墨钹伸手过来在我身上轻轻一点。我立即一僵，本来还摇晃的腰杆子顿时直得跟小白杨似的，结果就这么个动作，又引得墨钹轻笑出声。我正郁闷不已间，忽闻一低沉男音：“东海龙太子到元凰宫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这声音微冷，听着颇有几分耳熟。我想去瞧，那墨钹挡在面前犹如一座大山，于是我只能从些许缝隙里，看到一缕白衣。

“炎凰神君有礼！”那墨钹不知从何处将他那把白折扇给摸出来轻晃两下，倒也显得翩翩有礼。我嗤之以鼻，恨不得生出一股大



风，将这龙太子给我吹了开去，好让我一睹炎凰神君的风姿啊！我成天都听锦纹念叨炎凰神君有多么地俊朗，一直对他有诸多好奇，现在有了机会，难不成要失之交臂？我怨念啊，我怨念……

“前阵子墨镶前去罗刹海镇压妖兽，未能参加神君寿宴，实在遗憾，今日特意前来拜访，一来贺寿，二来，则是赔礼。当日娘子送上的贺礼，因为一时失误，误将这海草当做珍宝给送上来，实在汗颜。今日奉上龙宫至宝七彩琉璃盏，还请神君见谅！”墨镶说完，应当是打开了个盒子，五彩的光芒将周围的白云都染上了颜色，便是刚刚横眉冷对，一副舍生取义样子的锦纹也咦了一声，望着墨镶微微呆滞。而我因看着的是个后背，只能暗自揣测，墨镶他那张被琉璃盏印着的脸，应当是五彩缤纷，相当地喜乐吧。

只是那炎凰神君的声音还是没有一丝波澜：“送礼只在于心意，七彩琉璃盏乃龙王心爱之物，实在是太过贵重，这小苗苗，挺好的，在这花丛里倒也是一朵奇葩。”

我得了夸奖，顿时万分得瑟。结果那墨镶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，扭过头来瞪我一眼，又让我一阵憋屈。

“不瞒神君你说，我那灵兽随我去罗刹海镇妖，回去之后没见着这苗苗竟茶饭不思，眼看日渐消瘦，还望神君行个方便，让我把这苗苗给带回去。”

我怒了！

他养的那只怪物九婴明明就是吃肉的，它当然茶饭不思了！

“哦？”神君本来清冷的声音此刻微微上挑，仿佛刚刚墨镶说的话勾起了他的兴致，尾音那么一绕，竟然让我觉得有几分妩媚。呃，不知道这炎凰神君到底是个什么相貌，我越发地好奇了啊！我使劲探出头去瞧，于是整个身子前倾，弯得像是要折断一样。偏偏这时候墨镶他又是浅笑出声：“你看，苗苗也想回去得很呢，都迫不及待了！”

嗖！我立刻缩身回来，目不斜视，心头碎碎念道：“我是小白杨，你才迫不及待啊迫不及待！”
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神君的话说了一半，我顿时慌了，可是该如何让他知道我的心思？我不想回到那黑漆漆的深冷海底，我喜欢土壤、蓝天、白云和阳光，这天上的半个月虽然饱受鲤鱼精的冷嘲热讽，可也是我三百年来最幸福的时光，我不要回去！要我回去，我宁死！

不对！我宁死不屈！

我本来在疯狂摆头，但又怕神君瞧不见，于是身子后仰到最低，险些挨着土壤，然后以根部为定点，用尽全力开始摇摆画圆，正累得我腰酸背痛、有气无力险些伏到土壤里喘气之时，锦纹开口了。

“苗苗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我一愣，细细的小腰杆子咯噔一下，估摸是折断了！

然后我就看到被墨镶挡着的那白衣神君犹似跨过万水千山朝我走来，白色的底靴上，有一圈金丝缠的线。

可即便他立于我身前，也因为我仰面几乎平躺于地面的姿势，再加上明媚的光线，让我瞧不清他的眉眼，只觉得他周身罩着一层淡淡的神光，让人从心底生出崇敬之意。原来，真正的神仙，是这个样子的啊！

“你可愿意回东海？”

不承想这炎凰神君居然会询问我心意，稍微愣神之后，我卖力地摇动细长的叶子，那神君倒也善解草意，不似墨镶那家伙随意曲解我的意思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就是不愿了？”

我轻轻弯曲叶子表示点头同意。

“既然不愿意，就留在我这里好了！”

听得这话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心头也飘飘然起来，这炎凰神君的声音，真是天籁啊，仙音啊，让我觉得踏实和幸福。犹如那年岁

月正好大旱未至之时，青山绿水下骑着水牛的小牧童唇间吹响的清悦笛音，是我出生到现在三百多年的时光里，藏于心底的一线幸福。

“胡扯！她明明是不同意！苗苗，跟我回去！”墨钹还不死心，竟然失了礼仪伸手过来拿我，只不过那手到了神君身侧便不能再进一步，想必是受了阻挠。此刻他脸色通红，应当是使了不少力气，然反观那神君，看不出什么动静，虽然我不懂修为上的那些道道，可此刻也分辨得出来，龙太子骁勇善战，在东海颇有威名，却依旧是不敌炎凰神君的。啧啧，我忽然觉得前途一片大好，远离那漆黑深冷的海底，将不再是梦。

“龙太子这么把她带回去，不知道下次太子妃会不会再次失误把她送到别处？抑或当杂草给铲了？”

墨钹脸色微变，伸着的手倒是微微一滞，然后缓缓缩了回去。忽见他眯着眼睛微微一笑，俯身抱拳：“那就有劳神君照看。”

我春光明媚了。

“客气！”

“只是以后要经常拜访神君的后花园，还请神君行个方便！”墨钹继续说道，而后颇有深意地瞥我一眼。

“无妨！”

我胆战心惊了。

神君，这怎么行呢？怎么能无妨呢？您让这么个东西随意出入您的后花园，不是摆明了糟蹋花花草草吗？更何况这里还有娇滴滴的大姑娘锦纹，您就不担心他把锦纹给吃了？！

唉——

炎凰神君和龙太子墨钹走后，留下我和锦纹面面相觑。

片刻之后，锦纹叹了口气，将我的腰杆子扶起来，用一根树枝给撑着。我好受了些，便开始闭目养神，不过很显然，锦纹不打算

这么放过我，而是搬了个竹凳在我身旁坐下，然后开始跟我唠嗑。当然，我不能说话，自然是她说与我听了。

不过锦纹她一姑娘，话里能带这么多刺，还真是难为她，又或者，只因为她是鲤鱼精，所以话里才带刺。那我一棵草，以后说话会不会时常把地“草”字挂在嘴边，譬如，草，你吃过了吗？

“我还真没瞧出，你这么一根破草，连人身都未修成，到底有哪里好，竟然狐媚了龙太子？”锦纹用手指弹了弹我的叶子。我不乐意地抖了抖，狐媚是什么？我又不是狐狸精！算了，懒得跟你计较！

“听说你差点憋死在木盒子里，明明修炼了三百年，怎么还能把自己活活给憋死？”

“那西海三公主倒也厉害，趁龙太子外出，便把你丢了来，或许是觉得你该化形了？我瞅着也差不多了！不知道会长成个什么样子？我开始还嗤笑太子妃刚过门醋劲儿大得很，居然连根破草也容不得，现在看来，你在龙太子心里倒真有几斤分量！”

我扭了扭腰，觉得锦纹说的话很没条理，着实不靠谱。我统共有几两重，自己还是知道的，不就是棵草，能有多重，真是……

“西海老龙王管不住自己的儿子，说什么怕他们为了儿女私情不顾兄弟情义，顺势把我给送到了这天上，不愧是父女，手段都是如出一辙。哼！”

我本来听得昏昏欲睡，此刻锦纹这么一哼，激得我浑身一抖，歪头看了一眼，只见锦纹那张芙蓉娇面上蒙了一层煞气，想必心头是恨极。先前好歹她护过我，不然说不定我已经被墨钹给挖了回去，既然如此，我有必要宽慰她一下。想到此处，我歪头勉强够着她的衣袖，微微蹭了蹭，岂料她很嫌弃地将我拂开。我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般不做第二次，是以，她既然不待见我，我也就一心睡觉了，下次，哪怕她哼声如雷，我也不会再答理她一下！我如是想。

孰料她不哼了，竟是抽泣起来。

“本来在北海，多少虾兵蟹将讨好我，便是北海那几个皇子，也成天围着我转。现在我被弄到这元凰宫守后花园，成日里见不到个活人，唯一有灵性的还是你这么个破草，炎凰神君对我也不闻不问……”

啊，这么听起来，好像也是蛮惨的，难怪她哭得这么稀里哗啦的。

我心尖子软，看不得别人哭，思来想去，决定牺牲一下自己的形象来让她取乐一下。好歹是活了三百多年的小妖精，先前腰上那点扭伤已经好了七七八八，于是此刻回想起在东海学的几个小曲，心头默默数着拍子，然后跟着扭腰，几片嫩绿的细长叶子簌簌抖动。偌大的声响惊动了抽泣的锦纹，我扭得卖力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此刻她嘴唇微张，已然是瞠目结舌的模样。

“传闻东海有个海草见到东海龙太子就会不停地扭腰讨好，明明还是一根草，偏偏想要摇晃得妩媚娇柔，可笑至极。当时以为是谣传，没想到是真的！龙太子真的好你这口？”

我登时犹如被雷劈过，保持着扭曲的姿势僵在那里不动弹了。

我冤啊，我冤枉……

你以为我想那么抖吗，还不是生活所迫、情势所逼，情非得已啊！

三百年前那一场大旱，我侥幸未死，被东海龙太子带去了海底，虽心头悲怆却也心存感激，在阴冷的深海里没有任何抱怨。

那时候的墨钹还只是个少年，穿一袭紫袍，用乌木简单地绾一个发髻，嘴角带笑，实在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。于是我虽然被带到海底，却也有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淡然心思。只不过没几日光景，我的那份淡然，便化作了泡影。

墨钹带着他的怪兽九婴来见我，那九婴生了九个头颅，模样可怖，现在想起来，仍旧是一阵心悸。偏偏那墨钹告诉我，九婴素来



不喜陌生生物，像我那样的陆生植物，怕是得被九婴嚼碎了洗牙。我当时瞅见了九婴的森森白牙自然害怕，于是就勉强地接受了墨镶的好意提醒——伪装成一根海藻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晓得，墨镶的善意，其实都是不怀好意。虽然对他而言，不过是简单的捉弄、嘲弄或者其他，不值一提，可是对我来说，却是在那阴冷的海底和无边的孤寂之中，再也寻不到一丝温暖了。虽然他延续了我的生命，但那时候我隐隐觉得，若是在那年大旱里，和姐妹们，和小牧童一起死掉，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，好过自己现在，这么孤单地活着。

思绪渐渐飘远，我猛地甩头，回到正题。那些事如过眼云烟，无关紧要，我只该记得当年的小牧童，若能遇见他转世为人，倒也不枉我多活了这么多年。

咯，咯。

海藻是什么样的？自然是柔软纤长，随波浮动，而我一棵水稻，为了生计也不得不曲意逢迎，每次看到九婴，便抖得跟抽风似的。而每次九婴出现，必定是因为墨镶牵着它，于是就演变成，每次我看到墨镶，就抖得跟筛糠似的。至于害怕为何会演变成刻意讨好，到如今的狐媚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只不过若能出声，我定要大声喊冤：“我才没有刻意讨好东海龙太子，我冤枉，我实在是冤！”

锦纹自然不能感受到我的冤情，只见她一手摸着脸颊，蹙着眉头，自顾自地哀怨愤恨下去：“难道生得美貌是我的错吗？”

“难道是我招惹那几个皇子的吗？”

“他们要爱我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.....

你拉着我唠嗑是个什么事啊，也不关我的事对吧？

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将叶子缩回来紧紧地裹住身子。算了，您自怨自艾吧，我还是睡觉了。



通常情况下，我是睡到自然醒，然而这次，却出了意外。

我是被一个女子的尖叫声给惊醒的。我浑浑噩噩地抬头，就看到面前一个美仙娥一手掩口，另一只手伸着一根青葱玉指直指前方，身子隐隐颤抖，惊惶之后又一脸怒容地偏过头，仿佛面前的东西极其不堪入目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，似乎目标在我？环顾四周，并无任何不妥当，莫非真的是我？好吧，这姹紫嫣红的后花园中养棵水稻确实很碍眼，不过炎凰神君都允了，我也是心安理得。这女仙娥虽然模样清丽，可扰了别人休息还一副厌恶的模样，品行实在是差了些。我暗自腹诽之后翻了个白眼准备睡个回笼觉，刚闭上眼，忽然想起，刚刚那女仙娥身边，似乎还有个男人。

因睡得糊里糊涂没有太在意，此刻我偷偷眯眼来看，嘿，还真有个男人。而这个男人，却也是别过头，仿佛不愿见我。我虽瞧不见他的相貌，却也记得那双白色金边靴子。原来神君，也是不待见我的，思及此处，我微微有些委屈。想当年，我可是田里最娇嫩的水稻呢，那些牛啊羊啊的，最喜欢偷偷瞄我了，唉。

我缩了缩身子，想要伸两片叶子过来将眼睛裹住，做个掩耳盗铃的姿势，你不待见我，我也不稀罕你。岂料刚动了动，我就察觉出一丝不对，可是到底是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。正踌躇间，又听得一声惊呼：“天！”

这声音我颇熟悉，是锦纹那鲤鱼精。她昨夜拉着我唠叨半宿，又哭了好久，此刻两只眼睛显得有些红肿，衣衫也没收拾齐整，想必也是刚醒过来。不过就是这么个寒碜样，在我看来，仍旧比那个女仙娥美艳了几分，毕竟外表是其次，心灵美才是真的美。

哪晓得那锦纹竟也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，片刻之后她朝我飞奔过来，手上动作也不停歇，从发间拔下根碧绿的树叶形玲珑发簪，



幻作一匹锦缎将我兜头罩下。我不明所以地想要挣扎，却被锦纹施法按住动弹不得，只听外面那女仙娥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炎凰神君好大的雅兴，元凰宫的小仙娥要不就是不着寸缕，要不就是衣不蔽体。这后花园，可真是好风光，难怪我几次三番想来游览，神君你都搪塞了呢！”

这番话说得我更加云里雾里，锦纹将我裹得好紧，险些喘不过气来。我想从土壤里吸收点水分解渴，忽然发现，我那些引以为豪的小根须，好像没了？取而代之的，白白嫩嫩的，好像是一双人的脚？脚有什么用？能喝水吗？

我动了动脚指头，依然觉得不可思议。正迷惑间，身上的桎梏一松，我浑身一轻，顿时从缎带中蹦了出去：“锦纹，我修成人形了？”

岂料我还未站起，就看到一丝银光从神君指尖溢出，紧接着有一股大力从头顶压来，直接让我跌回土里，跟绿色的缎带缠在一起。

炎凰神君缓步走来，此刻，我才真正看清他的模样。

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如何形容，只觉得那双眼睛尤为扎眼，灿若星辰，波光潋潋，微微一笑间便别有一番温柔。嘘，真真正正是生了个好皮囊啊！只可惜我阅人不多，单觉得面前这神君看起来格外惹眼，比墨钹大约好上两分，却也不晓得天地之大，他这几分姿色到底能算个什么水平，只得感叹了一声：“应当算个美人！”

大约我的评价让锦纹不满，她狠狠地剜我一眼。我摇摇脑袋嘀咕道：“莫非锦纹学了什么法术，能知晓我心头的想法？”正纳闷间，我觉得身子被那缎带嗖地裹紧：“你都说出来了，还以为我听不到？”

“啊？”听得那一声清脆的呼声从口中传出，我张开的嘴半天没有合上。这才一宿的工夫，我就有手有脚还能说话了？因着兴奋胡乱动弹，不由得力道猛了，只听刺啦一声，那裹着我的锦缎，竟然就这么裂开了。

我赤身裸体地半蹲于花坛之中，还未摸清楚状况，便被神君一



巴掌给拍回了土里，只余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，着实憋屈不已。

“你，你，你不知羞耻！”锦纹指着我又是在咬牙又是跺脚。我估摸着自己确实不知，便很明事理地问她：“羞耻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虽然我活了三百多年，可从前长在田里，最多听听小牧童讲点故事，无非是知恩图报、知足常乐，顺带着明了点是非，晓了些事理，但从未听他提及过羞耻是什么东西；之后又长在海底，孤零零的身无旁人，每天除了吃睡就是担惊受怕墨钊来折腾我，自然不知道的事情很多。此刻我能够说话，又有人解惑，何不虚心求教，也让自己显得博学一些，就好像，小牧童口中羡慕的读书人一样？

“你，你你……”锦纹莫非是嫌我驽钝，连这么些浅显的东西都不懂，所以气得发抖？我微微有些汗颜，将下巴搁在土上，算了，还是睡觉吧。

“羞耻不是个东西。”

哦？我抬头，见炎凰神君嘴角含笑，将周遭的花朵都比得失了颜色，便是那天边的云霞，也不及他万分之一。我微微有些愣神，不料那神君已弯下腰来，在我头顶浅声说道：“你不要也罢！”

“哦！”我点点头，觉得神君面容和善，容易亲近，寻思还有什么问题一股脑掏出来，让他解答一番，省得去问锦纹，还得受她冷言冷语。

谁晓得我正要开口，那神君就嗖的一下站起来，袖子一甩带起一股大风，卷起的泥沙吹得我满脸都是，而后大步离开，仿佛生了天大的怨气。我甩了数次脑袋才将脸上的泥沙弄干净，正头晕目眩之时，又见着那神君掉头回来，闷声道：“当真只能算个美人？”

咦？

大约是见我发愣，神君这次微拧眉头直接腾云而去，留下我埋在土中，默默思索着刚刚他那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

“你知道炎凰神君的本体是什么吗？”锦纹抱着双臂，瞧着我



一脸的幸福乐祸。

“喂，明明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干吗还来问我？”

“炎凰神君一直以来是天上地下最受欢迎的神仙，自诩容貌天下第一，即便是身披战袍，也是英武不凡，九天之上无人能及，被天君封为欲火战神。他的本体嘛，是百鸟之王。你可知道，那些飞鸟，最是臭美不过？”

我仍旧摇头，自然不知。

“以后有你的苦头吃！”

我……

我不是故意的，泪流满面。

我以为炎凰神君会来找我麻烦，颇有些惴惴不安，然而几天之后也没见他有什么动静，遂安下心来。到底是大神，不会跟咱一根小稻子一般见识，倒是锦纹时常无故地恐吓我，让我耳根子清静不下来，连觉也睡得不安稳。

这天一早醒来，我瞅着锦纹不在，便觉得岁月美好，花香怡人，忍不住地动动鼻孔深吸口气，香气扑鼻，沁人心肺啊。正无比陶醉之时，锦纹的声音传来，瞬间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

唉……

鱼都是这么聒噪的吗？跟东海龙太子一个德行！

“神君，苗苗她知道错了，您能不能，能不能……”

咦，在说我？锦纹的声音很轻，我竖起耳朵也听不真切。正有些气馁，忽然听到锦纹声音拔高还打着战儿：“神君，让苗苗出来吧？”

出哪？我迷惑，莫非锦纹看不惯我，想把我移栽到别处？呃，我舍不得这些花花草草呀……

片刻之后，炎凰神君的身影出现在前方不远处，而锦纹低垂着